

梧桐雨连载 62

## 梧桐雨

## 第二章 天亮了



作者 陈松

## 烈士陵园

(接上一期)

秉乾也迎了过来，一把抱起来，拍拍我的脑袋说：“大弟，你怎么还是这么瘦，像个猴精。”接着转身再抱起秉辰，带着我们旋了两圈，才放下。这举动由于太像父亲所为，竟一下勾起我对父亲的思念，恍如一家人又聚到了一起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，大哥下午二点来钟就到家了。他先是和母亲叙谈了很久。待大姐从汇文女中放学回来后，她便领着大哥寻到三角草地来了。她对大哥说：“弟弟秉坤、秉辰都长大了，放学后定在三角草地上与同学一起玩，天不擦黑，不会回家的！”

晚餐很丰盛。舅舅和舅妈也来了。昭信表姐和王志文也来了。母亲特地下厨，亲手做了她最拿手的那道家乡菜：西湖醋鱼。

久别后的阖家团聚，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要说，所以，当母亲向大家推荐自己的手艺时，只有大哥赞叹着说：“母亲做的西湖醋鱼还是那么正宗，酸甜鲜嫩，吃到嘴里，打三巴也舍不得丢呢！”

而我似乎已经忽略了菜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，来不及地向大哥提出了质疑，问道：“这么长时间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来信，让母亲牵挂得日日以泪洗面？”

也许是我的提问过于尖锐；也许是问题中包含了太多的责备意思，让人难以做答，反正秉乾是放下筷子，经过短暂的思索之后，才严肃地回答道：“我离开家以后，在紫金山脚下与爸爸分手的。而后来到江边的燕子矶，与两个等在那里的叔叔，坐上小舢板，来到江心的八卦洲，再由八卦洲渡到江北，我始终都没有再见到爸爸，只好跟着那两个叔叔来到了解放军部队。起先是在部队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部队首长看我文化程度较高，便让我参与部队的“扫盲”工作，给大兵们上文化课，说是，一旦解放了，他们就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，没文化绝对不行。可是不久，那两个带我来的叔叔，就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，说是，你父亲在和你分手后，就被国民党的特务逮捕了。我当时急着就要去和国民党拼命。那两个叔叔就说，渡江战役就要打响了，你所在的这个部队，搞不好就会攻占南京，到那时，你就

可以跟他们一起，救出你的爸爸了。至于其他方面，也都在做努力，南京城里的地下党也在想办法。我一想到，爸爸是为了掩护我，才落入了敌人的魔抓，就坚决要求参加渡江的战斗。部队首长为了满足我救人的急迫心情，将我编入了67师200团的炮兵营。这个团果然是最早投入渡江战役的，从当年的4月1日，就强行渡江了。我们炮兵营，配备了几十门82炮，行军时，将炮拆成炮架，炮筒，炮盘三部分，我就背着58—60斤的炮盘急行军。我们营的渡江地点是江苏宝应。那天，江面上下着雨，当天夜里，我们第一梯队乘坐4人的打渔船，在夜幕里向江对岸驶去。到了岸上，虽然晕船、呕吐不止。但都被大家所忽略了。第二梯队搞到了几艘机帆船，每条船乘10至20人，使全营迅速到达对岸。我们顺利渡江后，没有遇到敌人抵抗。我本以为，部队会很快进入南京。却不承想，部队一直进军到了杭州。由于当时南京和上海还没解放，上级就命令我们部队回调，急行军攻打上海。上海的守军凭借着楼房等高大建筑负隅顽抗，造成我军大量伤亡。为了最大限度保护上海的商家、企业和民居，我军不使用重炮轰击。于是，将82炮全部调了上去，利用它移动轻便，拆装快捷，即可平射，又可吊射的特点，将敌人设在高大建筑物中的火力点，逐个清除。正是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，敌人死伤大半，其余者见大势已去，7天后，也从吴淞口坐船逃向台湾去了。我军便顺利占领了上海。进城时候，天下大雨，战士们淋着雨蹲在马路边上，也决不干扰百姓。上海市民对解放军是热烈欢迎。上海解放后，我本以为，部队将沿沪宁线去往南京，却不承想，我所在的炮营又调到浙江一带，进行剿匪，天目山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部临安区境内，浙皖两省交界处，是太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。古名“浮玉”山，因有东、西两峰，峰顶各有一池，形似双目，“天目”之名汉代便已流传。这里风景优美，山势陡峭，是土匪聚集山林，打家劫舍，经常出没的地方。临安、於潜、昌化等县山区，崇山峻岭，地势尤其险要，土匪容易隐藏、活动，抗战期间又是国民党浙西行署所在地，国民党的党政军特有着特殊的基础。我们部队开进去时，这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全国12个省、25个县的千余名土匪，是全省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主要股匪有：以吕国华、张云鹏为首的“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”800多人；以李去非为首的“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富春江游击纵队第七支队”100多人。这帮兵痞组成的土匪，都是亡命之徒，在那连绵起伏的山林里，与我们打起

了游击，起初他们在暗里，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尽用黑枪打我们，让我们吃了不少亏。连我都几次遇险，身上也留下了两处枪伤。好在，后来我们就采取‘围而不打’的策略，将土匪分割包围，逐步缩小包围圈，再断绝他们的盐粮，把他们一个个彻底瓦解，光在临安一个县，我们就住了几个月，最终还是将土匪逐个围死拖垮，直到不久前才将匪患全部平息。乘着部队掩埋牺牲的战友；安置伤病人员，转入大休整的间隙，我便向部队首长请假，赶了回来。”

秉乾的话说完了。我发现母亲反倒显得平静而沉默。他本以为，母亲是最需要答案的人，听到大哥的回答会很激动，谁知她表现得反倒很矜持，甚至只字不提父亲的事。饭桌上一时无语，除了压抑，还是压抑。舅舅为了缓和气氛，竟故作轻松地说：“现时解放了，秉乾历经磨难，终于平安回来了。连中央银行也已经被全面接管。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，江苏省分行，启用了我，还做着与先前类似的工作，所以连你们舅妈最近心情都颇佳，我们就为这也要干一杯的。大家一起来吧。”于是在母亲的附和之下，大家都特地站起来把酒喝了。

大家酒酣耳热之后，舅舅的“话匣子”再次打开，他又端起酒杯说：“秉乾当了解放军，我女儿昭信又是共产党，我算是真服了，气量大莱西。我现在仍旧是高级职员。说句不上台面的话，我真有‘从糠箩跳到米箩’的感觉，像我这种享过清福的人，真要叫我跑到香港，给洋老板打工，‘从米箩跳到糠箩’过苦日子，小公寓住住，皮蛋粥喝喝，这种日脚勿说是过，就是听听都晕。我一辈子勿曾吃过苦，好日脚过惯了。现在好了，跟上共产党依旧享福。其实，我当时就觉得‘刮民党’，刮完银钱刮黄金，是不得长久的！”舅舅边说，边朝王志文看过去。

秉乾大哥听了舅舅的话，爽朗地笑笑说：“生姜还是老的辣，舅舅不亏是老江湖，门槛精、眼光亮。对共产党多年来搞的统战工作，熟谙于心。舅舅，我听妈妈说，前些时你老还是唉声叹气的，忐忑不安的很，现在老人家该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！我是晓得蒋光头卷跑黄金到香港内幕的，哪能不唉声叹气的？我又是把这个内幕透露出去的，我知道蒋光头让保密局的特务限期破案，我哪能不忘忑不安？那段时间日脚真勿好过呢！”舅舅说，“我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老百姓，更没有得罪过共产党，所以我是没有必要走的。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象国民党一样的面孔。现在想想，国民党赤佬确实匆是东西，连我堂堂的襄理，有时还要用自己的热面孔贴上司的冷屁股。”

舅舅端起杯子，一饮而尽，继续说：“前年时，我就在行里听说，蒋大公子跑到上海，掌控各大银行，强行用金圆券收购黄金，而后偷偷押送到台湾，我们两三个知内情、有良心的职员，当然就要揭发他，要将其收刮民脂民膏的劣迹公之于众，于是就把情况秘密交给了地下党。事情曝光后，蒋家声名狼藉。蒋大公子暴跳如雷，对我们几个知情人死查到底，若不是黄襄理硬邦邦的正义感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把我撇清了关系，我现在恐怕连骨头都喂了狗了！”

听舅舅说得如此热闹，秉乾不由插嘴问道：“那个黄襄理今在何处？你们也算得上是生死之交，总该好生酬谢人家才是？”

舅舅闻言，却是摇头叹息，道：“说来真是可惜呢！那黄襄理一不为名；二不为利；三不为自己，就为了那做人的道理：行得端，做得正，讲诚信！就被蒋大公子套上‘共产党的帽子’，让人罩上麻袋、捆上石块，丢到江里面淹死了。由此搞得银行上下皆是人心惶惶，你说这种日脚还有啥过头？还是解放了好。行里的上司、干部，连香烟都勿吃，自己卷那种啥喇叭腔的土烟吃。依要请他吃顿饭，更是匆要吃。把银行里面老百姓的血汗钱管得一清二楚。这种土里土气的干部，老百姓欢迎的很，两只眼乌子认人不认钱，清清爽爽地分得清好赖，共产党的上司，也清廉的很，真是应了‘得民心者得天下’这句话，我料定共产党的天下坐得稳呢！今天大家团聚恍若做梦，我很开心。只是……”舅舅停了停，再喝了一杯酒，“只是，今日露华和思杰不在，到底也是亲骨肉，难舍难分啊！”

母亲跟着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噢，说到姨妈我倒忘记讲了。”大哥说：“年前冬天，我被组织安排去了趟大别山，走的急，连随身换洗衣服都没带。组织上指示我到芜湖找交通员，我找了两天没找到。钱也用光了，心里很慌。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姨妈。我知道谭思杰的部队驻在芜湖江对面的裕溪口。我去了，姨妈和谭思杰热忱接待我。住了一天，临走还给我二十块大头！”

“哎呀，大哥，你胆真大。谭思杰没抓你？”大姐问。

“抓我干嘛？他们也不知道我参加了解放军。我穿着便服，只说是来玩的。姨妈还问我，你们的情况，我说都好。谭思杰又问了几句袁太太的情况。他很消沉，显然已知道，解放军即将展开渡江战役。见我来了，反倒很高兴，陪我喝酒，说是有机会很想回南京过安稳日子！”

“乾儿！”母亲说，“你看他们会怎样？”

“不妙。桂系的部队，本身战

斗力就不强，到了湘桂边境，更是‘四面楚歌’，不战自溃了！”

“唉，打仗……”母亲向大家环视一眼：“我这辈子就没有过一天和平日子，南边打完，北边打，日本人打完，国民党又打。一直听说的，总是打仗的消息，死人的消息，没完没了。悬着一颗心，提着一个头在过日子！”

秉乾大哥赶忙替母亲满斟一杯绍兴花雕，如孩子似的亲切地说：“好妈妈，如今新中国成立了，我们日思夜想的和平年月也就来到了，爸爸等无数牺牲的先烈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就是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！儿子要代父亲敬你一杯酒。祝母亲大人从此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！”

母亲迷缝着眼打量着儿子秉乾，微笑着说：“小孩子就像青青的小树，说长就长大了。你们看，连秉乾也长了一脸胡茬子，刮起来也是青板板的，跟……跟他舅舅一样一样咯！”

舅舅顺势说：“外甥像娘舅嘛。这个是天经地义的！”

“家兴哥！”母亲盯着舅舅的眼睛说：“家义在天堂会保佑我们么？”

“看依，还像小辰光时，想问题怪里怪气的……不过……还是怪气点好！”舅舅微笑着，别过脸，顺势用手背揉揉眼睛。

“妈妈”，大哥托着母亲的一只胳膊说，“没有千百万先烈的牺牲就没有新中国。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欣欣向荣，一天比一天好。爸爸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，幸福地安度晚年。有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，老百姓的力量就大无边。老蒋已经躲到台湾岛上去，决不可能再让他翻天了！”

“是格，”母亲说，“你爸爸以前也说过，‘新中国建立起来，老百姓日子就好起来’这样的话。我一辈子都咬紧牙关过来了。你放心，妈还要看着你们一天天长，把这个国家建设好，什么困难都不会让妈愁煞，也不会为妈打垮！”

舅舅瞥了舅妈一眼。舅妈会心地点点头，立刻把酒杯推到母亲面前：“晓珍，来，我们姊妹难得热热闹。干一杯！”两个杯子干得“叮啷”响，但各自却只是抿了一小口。舅妈搁下杯子，又满脸堆笑道：“秉乾，依啥辰光走？”大哥说：“过了国庆节就走！”舅妈说：“噢，那太好了，可以吃到昭信和志文的婚庆喜酒了！”大哥说：“舅妈，昭信和志文已经跟我讲过了，所以我才多待几天的。”

舅妈又说：“晓珍，秉乾有合适的姑娘也该成家了！”母亲欣慰地说：“秉乾现在是革命的人了，看他自己怎么办吧！”昭信表姐说：“表哥，看样子你要带一位苏杭的嫂子回来！”“嗯！有这个可能！”大哥与昭信表姐目光交织在一起，仅仅一瞬之间，又很快避开了。

少花岗岩的墓包。已见不到没有收敛的白骨和停厝在野草丛中的棺木。岗上掠过的风，比城里的更凉，在耳朵里“嗡嗡”作响，钻入领口，侵入颈肌椎骨。深青杂芜的草丛中，东一簇，西一簇，生长着许多野菊花，金黄色的花瓣，在秋阳下自由地摇曳，娇小的花瓣显得那么玲珑惹眼。凑近细瞧，那枝叶已显枯颓像，但仍旧叫人想起黄巢的诗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杀尽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

王志文领着两大家人，向右拐进两岗之间的山坳。青草更深，单布鞋和裤脚早已尽湿。我还闻到

一股强烈的青草汁液和新鲜黄土混合而成的清香。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，心头好一阵悸动震颤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感觉，随之袭来，叫我真有点不明不白：明明已过中秋，何来清明之说？我这种小孩特有的古怪的恐惧心理，怕是早在父亲出走那年就已经种下了。都说，知父莫如子！这便可以解释，那时的我，为什么既喜欢和小伙伴在三角草地上嬉戏，又酷爱孤独地待在三角草地边，眺望河湾和彼岸的石板路发呆。

(未完待续)

## 凭吊

我听母亲说坐马车轻松，可以看看街景，所以谢绝了项同志派汽车的安排。清早，舅舅雇来了两辆马车在门口等着，母亲吩咐刘妈叫车老板进来吃早饭，两个车老板说早饭吃过了，刘妈拿出二条大前门香烟给两个车老板，关照道：“慢点，我家太太怕颠簸！”车老板应道：“太太放心，上雨花台的路我们熟的很！”舅妈说：“晓珍，车钱付过了，还给什么烟，这等人无底洞，再多也不嫌够的！”昭信表姐说：“姑妈从来心好！”刘妈嘻嘻地嘟囔道：“车老板喊依太太哩。乖乖隆

地咚。”

两家共十口人，分乘两辆马车，上雨花台凭吊父亲。因王志文事先去过，便默然地坐在第一辆车的车老板身旁，算是领路。那坐儿高高的，居高临下很气派，于是，我便争坐到第二辆车的高坐儿上。刘妈训我：“呈什么能，今儿个什么日子？”大姐也朝我斜眼。我只好收敛一下野心，乖乖地坐到后面去。弟弟秉辰嚷嚷着：“妈妈，看过爸爸后去圣保罗教堂吗？”母亲鼻子一抽：“别搅了，辰儿！”大哥搂过弟弟秉辰说：“回来时去，噢，别闹了！”车老板长鞭空一甩，马铃叮

当当悦耳地作响，马车摇摇晃晃就启动了。秋风吹来，自脸颊滑爽而过，母亲的鬓丝随之飘荡起来。

马车在通往梅岭岗的山道上停下，大家下车，抬眼望，满眼秋色，令人想起“秋水迢迢思清，秋阳杲杲道心明”两句诗。解放虽然仅一年多时间，但为了永远铭记为新中国建立而抛洒热血的无数先烈，国家已经修建了许多烈士陵园，北京也为修建“人民英雄纪念碑”奠了基。

雨花台烈士陵园虽然还是初建，但已经披上了绿装，苍松翠柏，草木蓊郁，掩住了雨花台昔日的荒寂。山脊、坡岗和青黛的洼地里修起了不

少花岗岩的墓包。已见不到没有收敛的白骨和停厝在野草丛中的棺木。岗上掠过的风，比城里的更凉，在耳朵里“嗡嗡”作响，钻入领口，侵入颈肌椎骨。深青杂芜的草丛中，东一簇，西一簇，生长着许多野菊花，金黄色的花瓣，在秋阳下自由地摇曳，娇小的花瓣显得那么玲珑惹眼。凑近细瞧，那枝叶已显枯颓像，但仍旧叫人想起黄巢的诗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杀尽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

王志文领着两大家人，向右拐进两岗之间的山坳。青草更深，单布鞋和裤脚早已尽湿。我还闻到

一股强烈的青草汁液和新鲜黄土混合而成的清香。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，心头好一阵悸动震颤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感觉，随之袭来，叫我真有点不明不白：明明已过中秋，何来清明之说？我这种小孩特有的古怪的恐惧心理，怕是早在父亲出走那年就已经种下了。都说，知父莫如子！这便可以解释，那时的我，为什么既喜欢和小伙伴在三角草地上嬉戏，又酷爱孤独地待在三角草地边，眺望河湾和彼岸的石板路发呆。

(未完待续)